

文獻學

劉兆祐 著



 三民書局

文獻學

劉兆祐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獻學 / 劉兆祐著.——初版一刷.——臺北市：三民，2007

面； 公分.——(國學大叢書)

ISBN 978-957-14-4487-1 (平裝)

1. 文獻學

011

96003658

◎ 文 獻 學

著 作 人 劉兆祐
責 任 編 輯 劉培育
美 術 設 計 郭雅萍
校 對 吳叔峰

發 行 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7年3月

編 號 S 032650

基本定價 捌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4487-1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http : // 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自序

「文獻」是記載人類知識成長及文化變遷的紀錄。所以要了解人類的進化，惟有仰賴對文獻的了解與研究。《論語·八佾篇》說：「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禮」是人類文明的象徵。「禮」的兩種要素是「禮文」和「禮器」。「禮文」是文字；「禮器」則是實物。這兩者的探究，則都有賴對文獻的探討。

世界各地，只要有文明的地方，都有「文獻」的存在。即使是沒有文字的地區，也有「文獻」，因為「文獻」的內涵，不限於文字的紀錄，舉凡器物、生活習俗、傳說、歌謠等，都是「文獻」的一部分。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中，中國可能是文獻最豐富的地方。這一方面是中國的文明史悠長，記錄文獻的文字及器物，格外繁夥；另一方面，中國的民族多，疆域遼闊，語言、習俗等特別多樣化。文字和器物的繁夥，再加上語言、習俗的繁複，構成了中國文獻的豐富和絢麗。

這麼豐富和絢麗的文獻，是全世界研究中國學術者必須了解與利用的珍貴資料。可是這麼豐富的文獻，要用很有限的篇幅從事有系統而完整、深入的論述，有其困難的地方。例如：「文獻」的範圍如何界定？要討論的「文獻」是哪些？如何有效的運用這些「文獻」？如何整理這些「文獻」，供學者有效利用？這些問題，都是每個從事文獻研究的學者所最感困擾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造成文獻學者的困擾，是由於兩個原因：

一是中國文獻的範圍太廣，不是個別的文獻學者所能全盤了解的。中國的文獻，依其內容分，有史方面的文獻，有自然科學的文獻，有生物醫學的文獻，有宗教的文獻，有社會科學的文獻等；依其形式分，有用文字記錄的文獻，有實物的文獻。文字記錄的文獻，有甲骨文、鐘鼎文、小篆、隸書、楷書及其他古文字與少數民族文字，如滿文、蒙文、藏文、麼些文字等；實物的文獻，有甲骨、銅器、碑石、陶器、瓷器、玉器、竹簡、壁畫、帛書等。加上廣袤的地區，有各地方及各少數民族特有的文獻。這麼博富、繁雜的文獻，絕不是文獻學者所可獨立從事通盤而深入研究的。

二是個人對文獻的看法不同。從文獻的內涵、文獻的類別，到文獻的整理方法等，文獻學者們的看法，每每不盡相同。以文獻的內涵而言，圖書文獻所涵蓋的內容，論者或以四部之書都屬文獻，因此以四部圖書之形成過程，為討論文獻的重點；或以目錄為文獻的重點，以討論目錄的結構及內容，為文獻學的主要內涵。

筆者多年來曾在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校中國文學研究所，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等講授「文獻學」的相關課程，包括「文史資料討論」、「中國文獻學」、「中國目錄版本學」、「校讎學」等。筆者以個人多年來從事學術研究及教學的經驗，以為修讀「文獻學」的目的與功用有四：一是可以懂得如何掌握文獻，包括圖書文獻及非圖書文獻，以充實研究內容及提升研究品質。二是熟悉蘊藏文獻最豐富的圖書，如類書、叢書、方志、政書、雜著筆記等，並確知其資料來源及流變，俾能左右逢源，享受研究之樂趣。三是能分辨文獻的真偽、完整與否，並善於甄擇直接材料，以免誤用文獻，損及研究成果的價值。四是能以科學方法，有系統的整理文

獻，俾學者能更正確、更方便的運用文獻。多年來所使用的講稿，就是根據這些重點編寫而成。一方面為了免去修讀者製作筆記之苦及助教印發講義的麻煩，一方面也想提供研究文獻學者有一完整的讀本，於是利用課餘之暇，將講稿整理付梓。

一方面由於文獻學的範疇太廣，一方面由於篇幅的限制，有許多與文獻學有關的論題未及討論，如與文獻學有關的基礎學識：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輯佚學、辨偽學等；又如一些新出土的文獻：敦煌卷子、帛書、簡冊等。有部分章節，也是受到篇幅的限制，未能做更多的討論，例如圖書文獻部分，每一種圖書，僅能從事綜合的討論，未能列舉較具代表性的個別圖書從事討論；重要的文獻學家部分，僅能列舉劉向父子、鄭樵、王國維、屈萬里等學者，其餘如馬端臨、祁承燾、朱彝尊、章學誠、張元濟等，也都未及論述。

多年來，由於教學及研究工作，十分忙碌，這部書的寫作，從開始答應三民書局的邀稿起，一直到脫稿，也有好些年了。儘管費了不少時間一再的增訂，但是疏漏之處一定很多，尚祈方家多所指正。

民國九十六年（二〇〇七年）元月

劉兆祐序於臺北陽明山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獻學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文獻」與「文獻學」

第二節 文獻的內涵

第三節 文獻學的功用

第二章 圖書文獻

第一節 叢書

第二節 類書

第三節 政書

第四節 雜著筆記

第五節 域外漢籍刊本

一五五

第六節 古籍刊本中的域外地圖

一八五

第三章 非圖書文獻

二〇一

第一節 非圖書文獻與治學的關係

二〇一

第二節 非圖書文獻的種類

二〇五

第三節 甲骨文

二〇八

第四節 金器

二一七

第五節 石刻

二二五

第四章 文獻的整理

二四九

第一節 整理文獻的方法

二四九

第二節 近五十年臺灣地區整理文獻的成果

三〇九

第五章 重要的文獻學家

三七五

第一節 劉向、劉歆

三七五

第二節 鄭樵

第三節 王國維

第四節 屈萬里

三八三

四〇六

四三〇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文獻」與「文獻學」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一書。〈八佾篇〉說：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什麼是「文獻」呢？鄭玄注說：

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對「文獻」二字，有更明確的說解，他說：

「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

鄭、劉二人的說法大致相同，以為「文」是指圖書典冊，獻是指賢能的人。

在《禮記·禮運篇》裡，也有類似的記載：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把這一段和《論語·八佾篇》對照，「夏時」和「坤乾」是「文獻」的一部分。「夏時」和「坤乾」是什麼呢？鄭玄注說：

得夏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坤乾，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清代孫希旦在《禮記集解》引北周熊安生《禮記義疏》①說：

殷《易》以坤為首，故曰坤乾。

孫希旦說：

子游聞夫子告以禮之急，復欲問其詳，而夫子以所得於夏、殷者告之也。之，適也；徵，證也。杞，夏之後；宋，殷之後。蓋禮義備於三代，而夏、殷者，周所監以損益者也。故欲觀夏、殷之

① 《隋書經籍志補》著錄熊安生《禮記義疏》四十卷，今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本四卷。

禮，而之於杞、宋，但二國文獻不足，無可考證，所得者如此而已。以是觀之者，以是二書而觀夏、殷之禮也。

孫氏明確的指出《小正》和《歸藏》是文獻的一部分。《小正》和《歸藏》，是屬於典冊方面的文獻。

用「文獻」一詞作為著作名稱的，則是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馬氏在〈自序〉中闡釋了「文獻」的意義。他說：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馬氏的說法，在「文」的部分，和鄭玄的說法相同。但是「獻」的部分，馬氏以為是當時人的燕談及稗官的紀錄，與鄭玄以為「賢」是「賢才」的說法，略有不同。

儘管鄭玄、馬端臨兩人對「文獻」的定義略有不同，不過，他們都把圖書典冊作為「文獻」的主要部分，則是一致的。

所謂「文獻學」，就是將文獻從事有系統研究的一門學科。這門學科的內涵包括：

一、研究文獻的內容。

二、研究文獻流傳的經過。

三、研究文獻亡佚、殘缺的原因及存佚的情形。

四、研究說解及整理文獻的方法。

五、研究與利用文獻及整理文獻相關的學識。

六、研究歷代重要文獻學家的文獻理論及成就。

第二節 文獻的內涵

「文獻」的內涵，十分繁博。首先，試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一書的內容來觀察。《通考》共包括二十四個門類：

一、〈田賦考〉：內容包括考述歷代田賦的制度及與水利田、屯田、官田有關的文獻。

二、〈錢幣考〉：主要在考述歷代錢幣的制度。例如鐵錢、銅錢、交子等的行使及幣值演變的文獻。

三、〈戶口考〉：主要在考述歷代戶口丁中賦役及奴婢制度的文獻。

四、〈職役考〉：主要在考述歷代鄉黨版籍職役及復除制度的文獻。

五、〈征權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征商、鹽鐵、榷酤、榷茶、坑冶及其他雜征斂等制度的文獻。

六、〈市糴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均輸市易和買、常平義倉租稅及社會等制度的文獻。

七、〈土貢考〉：考述歷代土貢制度，主要在考述各地進奉羨餘的文獻。

八、〈國用考〉：主要是考述歷代國用、漕運、賑恤、蠲貸等制度的文獻。

九、〈選舉考〉：主要在考述歷代有關選舉制度。例如舉士、賢良方正、孝廉、武舉、任子、童科、

吏道、賞選進納、方伎、舉官、辟舉、考課等制度的文獻。

十、〈學校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太學、祠祭褒贈先聖先師、幸學養老、郡國鄉黨之學等制度的文獻。

十一、〈職官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官制。如官數、三公、三師、宰相、門下省、中書省、尚書、御史臺、學士院、諸卿、殿中監、樞密院、大將軍、東宮官、司隸校尉、州牧刺史、都督、制置使、經略使、發運使、京尹、留守、郡太守、教授、縣令、文散官、武散官、勳官、祿秩、職田、官品等有關文獻。

十二、〈郊社考〉：主要在考述歷代祭祀天地的制度。如郊、明堂、祀后土、雩、祀五帝、祭日月、祭星辰、祭寒暑、祭社稷、祀山川、封禪、高禘、八蜡、五祀、籍田祭先農、親蠶祭先蠶、祈禳、告祭、雜祠淫祠等相關文獻。

十三、〈宗廟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宗廟制度。如天子宗廟、后妃廟、私親廟、祭祀時享、祫禘、功臣配享、諸侯宗廟、大夫士庶宗廟等相關文獻。

十四、〈王禮考〉：主要在考述歷代王者禮儀制度。如朝儀、巡狩、田獵、君臣冠冕服章、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圭璧符節璽印、乘輿車旗鹵簿、國恤、山陵等制度的文獻。

十五、〈樂考〉：主要在考述歷代與樂歌有關的制度。如樂制、律呂制度、度量衡、金之屬、石之屬、土之屬、革之屬、絲之屬、匏之屬、竹之屬、木之屬、樂懸、樂歌、樂舞、俗部樂、散樂百戲、鼓吹、夷部樂、徹樂等相關的文獻。

十六、〈兵考〉：主要在考述歷代軍事制度。如兵制、禁衛兵、郡國兵、教閱、車戰、舟師水戰、馬

政、軍器等有關的文獻。

十七、〈刑考〉：主要在考述歷代的刑法制度。如刑制、徒流、詳讞、贖刑、赦宥等有關的文獻。

十八、〈經籍考〉：考述歷代圖書著述，分經、史、子、集四部。

十九、〈帝系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君王之傳承、在位年數及生卒年之文獻。除帝王外，兼及后妃、皇太子皇子、公主、皇族等。

二十、〈封建考〉：主要在考述歷代封爵制度的文獻。

二十一、〈象緯考〉：主要在考述歷代日月五星的現象。如中宮三垣、二十八宿、十二次度數、七曜、瑞變各星及雲氣名狀、天變、日食、日變、月食、月變、孛彗、月五星凌犯、雜星變、流星星隕、五星聚舍、瑞星、客星、雲氣虹蜺等有關文獻。

二十二、〈物異考〉：主要在考述歷代禎祥妖孽之事。載錄水災、火災、歲凶、地震、甘露、雷震、鳳凰、蝗蟲等相關文獻。

二十三、〈輿地考〉：主要是考述歷代地理沿革。載錄古冀州、古兗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揚州、古荊州、古豫州、古梁州、古雍州、古南越等地的文獻。

二十四、〈四裔考〉：主要是考述古代中國域外的地理、風俗等文獻。所涉及的有朝鮮、高句麗、百濟、新羅、倭、扶桑、琉球、女真、夜郎國、南詔、交趾、真臘、吐谷渾、党項、吐蕃、西夏、龜茲、烏孫、大月氏、小月氏、獅子國、大秦、匈奴、突厥、契丹等地。

從以上二十四種門類及每類所記述的內容來看，「文獻」的內涵十分廣泛，但是，馬氏所收錄的「文

獻」，都侷限於典籍上的文字資料，而於書本以外的文獻，如簡牘、石刻等資料，則罕見利用。其實，從漢代以後，已經懂得用金器和石刻的文字，與書本相互訂正。至於近世發現的甲骨文、敦煌文物、竹簡、帛書等，也都是重要的文獻。所以今日「文獻」的內涵，應該超越傳統侷限於圖書的觀念，要包括甲骨文、金器、石刻、竹簡、帛書等非圖書資料，因此，本書把「文獻」的內涵，區分為「圖書資料」與「非圖書資料」兩大類別來討論。

第三節 文獻學的功用

研究「文獻學」，對學術研究的功用，主要有三：一是熟悉文獻，以豐富研究成果。二是精確使用文獻，以提升研究品質。三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文獻，使文獻得以完善保存，進而方便學者取資稽考。

現在就分別說明。

一、熟悉文獻，以豐富研究成果

從事學術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獲致創見。而創見之獲得，是要以豐富的文獻為基礎。以漢代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書為例。司馬遷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最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創造了紀傳體的史書體制；二是蒐採了大量的文獻。在司馬遷以前的史籍，有分國敘述的《國語》、《國策》；有紀年體的《春秋》；也有用表記事的「譜牒」等。司馬遷則把自五帝以迄西漢初年的史事，分為「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敘述，以充分反映歷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學術等實際狀況。其次，

他所蒐採的文獻，極為繁博。根據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統計，《史記》引用的文獻，經書有《詩經》、《韓詩內外傳》、《尚書》、《周易》、《禮記》、《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鐸氏微》、《虞氏春秋》等；史書有《諜記》、《五帝繫諜》、《春秋曆譜諜》、《五德曆譜》、《禹本紀》、《秦紀》等；子書有《管子》、《晏子春秋》、《孫子》、《吳子》、《魏公子兵法》、《老子》、《墨子》、《商君書》、《申子》、《莊子》、《孟子》、《鄒衍子》、《淳于子》、《慎子》、《吁子》、《尸子》、《公孫龍子》、《荀子》、《韓非子》、《新語》等；詩文有宋玉、唐勒、景差、賈誼及司馬相如等人的賦^②。司馬遷的廣博徵引文獻，一方面說明了文獻能豐富學術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史記》一書裡也保存了不少今日已佚而不傳的文獻。例如《淳于子》、《公孫固子》、《鄒衍子》等書，已佚而不傳，後人尚可據《史記》所徵引，得以略窺這些典籍的梗概。

又如《古文尚書》之偽，從宋代朱熹、吳棫等人致疑後，歷代學者如元代的吳澄、明代的梅鷟等，也都懷疑，然終不能定讞。一直到清初的閻若璩完成了《古文尚書疏證》，每一句都注明剽竊所自，《古文尚書》之偽，終成定論。為什麼閻氏能將《古文尚書》的文句，一一指出它們的來源呢？這和閻氏熟悉文獻有關。其子閻詠在《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敘述其父親治學的情形云：

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② 參見瀧川資言《史記總論》。